

古今情思都江堰

●孙建华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北边缘岷江出口处，这座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永载华夏史册，堪称世界奇迹。虽然历经二千三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但至今仍焕发着青春，滋润着川西平原，造福着黎民百姓。

读初中时，都江堰的轶事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来成都后，第一个愿望就是想一睹它的风采。

朋友老向从下榻的宾馆接上我，直奔都江堰，他把面包车开得飞快，行驶在水网交织的川西平原上，并和我探讨了“龙门阵”。

相传，在岷江离堆石坡下的深潭里，藏有一条孽龙，常兴风作浪，淹没村庄，毁坏农田，百姓深受其害。家居灌江口的二郎神，决心为民除害，就变作一个卖担担面的老翁，来引诱孽龙。孽龙经不住担担面香味的诱惑，变成一个小伙子来吃面。二郎神早已认出它，而它却毫不知觉。于是二郎神把一条铁链子变成一根根担担面盘在碗里，送给孽龙吃。孽龙吞下肚后，才发现五脏六腑全被铁链子缚住，稍一挣扎就疼痛难忍，只好听从摆布，乖乖伏在深潭里不再出来。从此，岷江消除了水患，百姓安居乐业。为纪念二郎神功德，人们把离堆下的深潭称为“伏龙灌”。

神话归神话，而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76年，李冰任秦国蜀郡太守时，就与其子二郎一道，针对雨季岷江山洪暴发，洪水直泻川西平原，造成巨大的洪涝灾害，而到旱季，川西平原又严重缺水，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的严酷自然现象进行实地考察。终于掌握了岷江水流和洪水中沙石运动方向的规律，两年后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因势利导地在岷江进入平原的扇形入口处修筑起弯月形的都江堰，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引外江水入岷江，内江水入农田。然后利用弯道流水沙石直行的原理，把山洪冲下来的沙石经“鱼嘴”分流，使大部分洪水和沙石冲过低堰流入外江，少部分进入内江。由于都江堰尾部弯月形和虎头山崖的阻挡，把流入内江的沙石“过滤”后，通过“飞沙堰”排入外江，保证了清水灌溉农田。

整个工程气势宏大，独具匠心。摆着龙门阵，我们不觉便到了都江堰。停好车子，直上秦堰楼极目西望，近千米长，百多米宽，十来米高的都江堰尽收眼底。远望岷江，犹如一挂白练飞泻直下，经“鱼嘴”分流、“飞沙堰”泄沙、“宝瓶口”引水，终于变成无数清流，沿着渠道流向川西平原。最为壮观的景象要数“宝瓶口”了，这是在玉垒山伸向岷江的山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经过劈山凿石开出，当时没有炸药，他们以火烧石，再泼冷水，使岩石爆裂，硬是把玉垒山凿出宽二十米，高四十米，长八十米的口子，李冰父子整整花了八年时间才见成效。这里既是整个工程的咽喉，也是一座天然的闸门，天旱引水，雨涝排洪，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仅从“宝瓶口”三个字的名称中就能领略其独有的价值了。

为了看清楚“宝瓶口”真实面目，我们又沿着伏龙观的回廊，行至近前。这里江水汹涌，惊涛拍岸，直冲离堆山崖，飞溅起雪白的浪花，翻滚着湍急的漩涡，蒸腾起茫茫雾霭，在震耳欲聋的浪涛声中，折身而去。望着滔滔江水，遥想当年李冰父子治水的艰辛，历经二十余年才使得都江堰竣工，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献身精神啊。他们尊重科学，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善于总结，把“深掏滩，低做堰”和“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以警句形式镌刻在石碑上，警示告诫后人。实践证明，都江堰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做到了科学、自然与人类利益的完美统一。

参观中，我们还得知，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的百忙中也曾亲临都江堰，特别是视察“宝瓶口”工程时，语重心长地叮嘱，要保证这一工程一百万年也不能让江水冲毁。伟人胸襟，装的是亿万人民，使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感动。据介绍，后来当地政府根据领袖的指示，除有效自然地应用了本地盛产的竹、木、卵石来截流分水、筑堤护岸、抢险堵口之外，还组织人民用钢筋水泥又把工程进行了彻底地加固，以至今天也当然不动。

离开“宝瓶口”，登上玉垒山。但见满山葱茏，千年古树，遮天蔽日；幽林小径，江风拂面，倍感凉爽。玉垒关曾是成都西部要塞，从蜀汉起，便在此处屯兵布防，以御外敌。而今丛丛绿荫中掩映着许多庙宇，无一不是为称颂李冰父子和历代造福民众官员功绩而修建的。其间规模最大的要数“二王庙”了，最初建于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随着后人的不断修缮，现已形成完整的群体。它依山傍水，筑于狭长的山间。沿石阶而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道迂转，楼檐高耸，雕梁画栋，整个庙宇显得愈加宏伟、壮观。高悬的匾额上“二王庙”三个大字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在1943年所题写的。登上高高的台阶，仰望大殿，清一色的楠木结构中，几合抱的殿柱足有五丈高，新彩绘的门窗显得格外夺目。殿壁四周还悬挂着一些名人所题牌匾，如：“金堤重镇”“恩泽长流”“利济全川”等等，特别是阶下影壁上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所题的“造福万代”的四个字，更为殿堂增光添彩，令人回味。前殿祭祀的是二郎神，塑像威风，仪表堂堂，两目之中第三只眼竖目而睁，一副叱咤风云气概。这不由使我想到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的故事，也想到孙悟空变成他的模样游到灌江口的有趣情节。后面则是李冰夫妇的享殿，二位慈眉善目，栩栩如生。看罢塑像，我心中有一疑问：二郎神姓杨，怎么成了李冰的儿子？请教老向，他也不甚明白。不过，既为神话，总得有些朦胧感才显得有韵味。又何必认真地探究根底呢？有待日后探讨吧。

出了李冰享殿后，我想，如果不是李冰父子长年不辍地苦干，矢志不渝地追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工程肯定不会成功，他们的功绩也不会流传至今；如果当年仅三十多岁的李冰也像后世那些凭借权力、巧取豪夺、收受贿赂的蛀虫一样，把都江堰搞成什么形象的“豆腐渣”工程，都江堰肯定也不会保存至今。因此，都江堰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水利工程技术方面的借鉴，而且也有净化灵魂方面的启迪。

曹子文刻
花好月圆人寿
王孝作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副刊

朔州有八月十五亲戚之间“送月饼”的习俗，送得越多似乎越体面，少则三五斤，多则十几斤。亲戚多了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就拿我家那两袋面来说吧，大约有五分之一就送给了亲戚。当然，礼尚往来，换回来的也不少，那就慢慢吃吧，一直吃到了腊月里。

这种现象如今在城里是比较少见了，农村也怕是不多了。说实话，这是一种不小的进步。

如今的月饼，广式的、京式的、苏式的、湘式的等等，不胜繁多。不过比起来，我还是喜欢我们当地“炉”出来的月饼，那种甜，能甜到你的心尖尖上；那种酥，能酥到你的脚腕腕下。

中秋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可是，要说小时候那个穷可真是在穷，好像瓜果也是“穷鬼胎”转世的。我小时候，八月十五前母亲买上三斤小苹果，给我和妹妹们一人分五个，并不敢吃，用线串起来吊在窗棂上，天天抬起头来望眼欲穿地看，日日盼着这果果掉下来。然而，这果果就是掉不下来。

女儿说：“莫非连个苹果也没？”
“哪有哩，哪像你们小时候啊。”我如实相告。

四

改革开放以后，朔州人同全国人民一样，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了。一般是从八月十四到十六这三天，打正排场好好喝，像过大年一样隆重。

饺子、油炸糕、火锅、素席、炒菜、鱼、鸡、涮羊肉应有尽有，比过年随意了少许，没有先吃啥后吃啥的讲究，也没有能吃啥不能吃啥的说法，而是想吃啥就吃啥。如果实在想不出什么花样来，还可以下饭店吃。

我父母反对对中秋节下饭店，理由能说一大堆，中心就一个，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咋能到饭店去团圆哩？因此，我们家的中秋节一次也没在饭店吃过饭。

十五的中午，把烙好的飘着木炭幽香的铜火锅端在圆桌正中央，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举杯祝福。随后，一边品着美酒，一边说些东拉西扯的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如此幸福美满的中秋节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来了，又从从容容地走了。

幸福的时刻似乎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下來。抬头仰望，银盘一样的月亮就照在了人们的头顶上。
啊呀，今天的月光真是皎洁！

的车程，但已经是最快的速度。没想到高铁的开通，让省城与家乡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交通的一再变迁，让旅途和时间都变得从容，一条几代人走了多少年的长路，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如今，短短两个小时的路程天涯变咫尺。

于是我全然忘记了列车已经过了第几个隧道，已忘记了是否已经路过长治，我曾经在那里上过四年中专。也已忘记是否已经驶过革命老区武乡，那个原单位曾组织去过的武乡革命历史纪念馆，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老根据地。还有新单位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同事老家，那个盛产太谷饼的太谷县，短短两个小时的路程，我已全然忘了车外的风景，车厢内的瓜果飘香足以让人沉醉。

一转眼到站了，我们和那位大姐道别，融入更大更拥挤的人流。
出站时一抬头，发现一轮硕大的明月，正高挂在耸入天际的群楼之巅。一切都在变，小城在变，人在变，过节的方式在变，交通工具在变，一切都变化得如同同飞驰电掣的列车，唯有这“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明月年年岁岁不变。

前方的时空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对年轻人一场盛大的婚约。中秋不远，更大的团圆就在眼前。

漾起轻波，弹唱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云落在水中，水藏在云间。上行星月，下穿烟雨。穿云、越水，拥抱幸福的时光。

故乡的八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景象。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麦浪涌金，硕果飘香，山色青翠，溪水淙淙，听溪水叮咚，与鸟儿问答。万花泉水，洗涤心灵；南山月朗，安谧灵魂。

轻轻的一声呼唤，故乡在等我。无论我漂泊到哪里，故乡厚重的黄土地上，有我的根。游子是放飞的风筝，故乡牵着系心的长线。

人生，在云水间穿行。既然做了游子，又何惧远行？一颗善心，神游天外，上行星月，下穿烟雨。

昨天被时光摞下去，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人生。我虽老而不衰，时刻准备着远行。远行，是游子的使命。从暮晚出发，从黎明开始。创业，不分年龄。不经历阵痛，不会破茧。不经过浴火，不会重生。

人生之路，从来不是坦途。所谓坦途，是越过坎坷后的脚步。人人都喜欢自由的生活，走得越远，自由度越高。

落下是为了升起，登山是为了下山，去追求更高更远的理想。目标永无止境，人生没有止境。理想的翅膀一旦展开，没有越不过的海，没有跨不过的山。

见的岁月不惊，修得心静如水。人生，何惧远行！
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惧远行！

今又中秋

●陈永胜

奶奶看着我可怜，二话没说就拿刀子把一个月饼一开两半，给了我一半后说：“当紧不敢和你妈妈她们说，明儿才能吃哩。”当时只知道光滑爽口，比玉菱面窝窝好吃，至于什么味道，是说不上来的。如今使劲回想，总感到和眼下的白面不同，直喷喷的小麦面味道香在了心田。

我奶奶的这五个月饼中，有一个是定做的，看外面和那四个一般大，不同的是里边包了一个比两个鸡蛋还大的熟山药。其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白面。这个定做品是奶奶自己吃的。小时候我不知这个深浅，常常眼红奶奶的这个月饼，吃了一口才知道，是一股子剩山药味。

“不好吃，难吃苦顶哩。”
“不愣，印娃可比奶奶精。”
“奶奶，您儿咋想起包个山药呢？”
“奶奶好吃山药呢。”那时我竟是深信不疑的。哪知道奶奶是为了我们能多吃一口白面啊。

其实，月饼里包山药，那个时期是不稀罕的事。不少人家为了节约白面，常常是把山药煮熟，用擦子擦成泥沫，和在白面里，由于山药泥的比例大，蒸出来的月饼，往往就成了“灰圪蛋”，红俏点点再多也是好看不好吃。

我和父亲就非常不喜欢这种“灰圪蛋”，可是家里没有几斤白面，母亲的办法就是往白面里兑玉菱面，有时玉菱面占的比例一半还多，蒸出来的月饼就变成了米黄圪蛋，点上红俏点后倒是挺好看，只是吃起来一股玉菱面味。比起“灰圪蛋”来，不过是半斤对了八两。母亲说：“这伙子不靠谱，兑上玉菱面还能没个玉菱面味？妞各儿俩可真捏苦！”

朔县处于半高寒地带，能种小麦的地方不多，即使种了产量也很低。那时的政策又不准“南粮北调”，所以这白面比油还金贵。八月十五拿玉菱面窝窝当月饼的人家并不少见，如今和晚辈们说起来就像是在“忆苦思甜”。

尽管是迈着沉重的脚步，好日子到底还是来了。
1976年，朔县人终于可以拿自己的

杂粮或现金到河北等地换小麦了。我父亲所在的玛钢厂就集资一汽车一汽车地给工人们从河北往回买小麦。就是这一年，我们家八月十五的月饼就告别了“灰圪蛋”和“黄圪蛋”的历史。后来，小麦也不用换了，直接买成了面粉。大约到了1980年，副食品店里的“打月饼”“细点心”也如雨后天晴地多了起来，白面蒸的月饼才很不情愿地低下它那高贵的头颅。

三

好日子来了，这是谁也无法挡住的事。到了1984年前后，朔县城里过八月十五时兴起了“炉月饼”。几乎是家家户户“炉”，农历七月十五一过，做月饼的师傅们就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或大门外垒起一个高大的冲灶，烟雾缭绕之中等待着客户的光顾。

很快便有市民用自行车驮着面粉、胡油、白糖、红糖、芝麻、玫瑰、葡萄干、花生仁等原料争先恐后地来到加工月饼的作坊。记得是1985年，我结婚头一年的八月十五前二十几天，母亲郑重宣布“今年要‘炉’两袋面”，原因是家里有了新媳妇。

两袋面就是100斤，加上油、糖等配料，大约有150斤吧，“炉”出来的月饼就是600个左右。记得我母亲和“新媳妇”，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和我天不明就背担上这些原料到了南关的一个作坊。没想到的是排队的人已经黑压压的一大片了，好不热闹。排啊排，等啊等，一直到了次日凌晨三点多，我们娘儿五人才推着冒着热气的月饼回到了家。前几天，和女儿说起当年“炉月饼”的盛况，女儿竟然有些半信半疑地说：“是真的呀，烂月饼有个啥好吃呢？”

这种盛况似乎延续了很长时期，先是城里，后是村里，直到1998年前后才有冷却，如今还有不少人喜欢自己“炉月饼”，只是数量远不如从前了。

外地的人可能会问，“炉”这么多的月饼吃得了吗？

朝着圆月去

●史慧清

临近中秋，坐高铁从家乡高平奔赴省城，去参加爱人外甥的婚礼，奔赴更大的团圆。

坐公交，穿过整个市区，才来到高平东高铁站。车站人来人往，出站口、进站口人潮涌动，并没有因节日而减少人流量。有拿着礼品从出站口回乡的，有推着好几个行李箱奔赴远方的，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来临前，风驰电掣的列车，承载着人们太多的情感。

节假日的票不好买，爱人前些天便在网上订了票，他对外甥的婚事很上心。记得第一次见他外甥时，还只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这个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小男孩，天资聪颖记忆力甚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外甥考上县一中，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这一转眼，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时间过得好好。

检票上车后，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身边还有个五六岁的

小女孩，后排站着一位三十岁模样的小伙子，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小女孩，看样子他们是一家人。
待坐定后，一问才知他们是三代人，小伙子在煤矿上班，好不容易休假，妻子没空，他便带着母亲和两个女儿去省城玩。

“你们晚上住哪呀？”我问。
“他姑姑家在太原，不去打扰人家了，我儿子提前订了酒店。”我旁边这位母亲一边开心地说，一边给她的孙女从包里往外拿高平盛产的九康月饼。

“你们玩几天？”
“儿子好不容易有假期，他们学校也放了假，就多玩几天。”那位母亲说。
“我爸爸说，我们要去动物园玩，看狮子、长颈鹿，还有孔雀开屏……”坐在奶奶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吃着月饼，奶声奶气地和我说话，露出一脸的开心。

想起我小时候过中秋，总是在全家

忙完一天的农活，坐在院子里，等着月亮升起，吃母亲早已准备好的圆月饼，似乎这便是我们小时候过节的全部。如今孩子们过节的方式多种多样，真幸福，我不由感慨。

从家乡到省城，这条路不知走了多少年。以前只觉得太原是个很遥远的城市。母亲常提起她叔叔在省城工作，那时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几年都不回来一次。还记得年少时，父母去太原办事，要坐一晚上的火车才能到达。后来我参加工作，单位曾组织去太原参加质量工程师考试，只记得大巴车走了一天，从晨曦走到傍晚，翻过一座座连绵的山，越过一道道岭，跨过无数座桥，走过无数个村庄，路崎岖不平，全然不似现在的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到达省城后，看着迎泽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却无心观景，只剩疲惫不堪。再后来我调往晋北，从家乡到省城走高速，开车也需要三四个小时

离乡多年，故乡的味道，永远是游子最难忘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是酸的。小的时候所谓吃菜就是吃酸菜。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要将芦芽山中生长的芥菜腌上几天大缸。腌好的芥菜，菜疙瘩又嫩又脆，闻着有一股芥末油的辣味，吃着酸甜可口。芥菜汤酸中带甜，咸中含辣，是蒸花面栲栳菜的绝佳汤料。莜面吃饱了，再冲一碗莜莜面用过的蒸锅水来喝，只觉头上冒汗，口中留香，胃中舒坦，辣味穿肠。正所谓故乡人说的“原汤化原食”。

故乡的味道是甜的。泉水背的一眼清泉水是甜的，蒸莜面冒出来的香味是甜的，烤土豆的淀粉糊味是甜的，地里种的南瓜是甜的，炸油糕的胡麻油味是甜的……清甜清甜的泉水，滋润着家家户户的光景，滋润着父辈们辛勤耕耘的每一天，滋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家家户户煮莜面飘溢出来的味道是香的，中秋节用火炉烤月饼的味道是香的。甚至连村子里羊羹的味道也是香的。丑鬼爷爷牧羊的羊群，吃着山坡上的青草，喝着小泉沟里的泉水，羊羹里散发出的味道也是青草的香味。

村子里虽然养了群羊，但平时是吃不上羊肉的。只有等到中秋节或者春节，村里杀几只肥羊，每家每户分几斤羊肉。拌胡萝卜做馅儿，包了饺子，那个香就不必提了，香味扑鼻，满嘴流油。就是母亲包的羊肉饺子，惯坏了我的胃口。至今，我每逢吃饺子，就要吃羊肉萝卜馅儿饺子。吃完饺子，母亲还要将煮过萝卜馅的水熬成糖浆，用来蘸油糕。别提有多香了，一提就流口水。

故乡的味道是最香最美的味道，永远留在游子的记忆中。漂泊几十年，重回故乡，吃莜面，炸油糕，会友人，品陈麦酒，是最惬意的事。回到故乡，又能吃到南门坡上羊肉馆里最正宗的胡萝卜羊肉饺子，又能吃到宁武饭馆里蘸了

蜂蜜的油糕，又能品尝到路边小饭店里的莜面搅拿糕，又能喝上得裕莜麦酒厂精心酿制的莜麦酒。蘸了芥菜汤的莜面拿糕，吃着又绵又软，又筋道又可口，吃在嘴里酸辣味美，吃进肚里温暖服贴，又勾起了几时的记忆。

故乡的味道是清新的。清新的河水，清新的河风，清新的草木，清新的山峦，清新的乡音。每当晨起，我到水边公园散步，河水清新，薄雾缭绕，每遇熟人，乡音悦耳。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又徐徐呼出，品味再三，妙不可言。

人生不惧远行

入秋后，白天渐渐变短，黑夜逐渐拉长。黑夜无论有多长，白天总会到来。曦光撕开紧裹的晨雾，黎明进入了角色。从暮晚出发，从清晨开始。落下，是为了升起。日上三竿，光芒普照。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云也有情，水也思乡。南山上的祥云，久久不肯散去，缠绵在龙吟塔顶，关爱着小城里的万家欢快。山下的河水，

故乡的味道（外一）

●冯向东

故乡的味道是酸的。小的时候所谓吃菜就是吃酸菜。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要将芦芽山中生长的芥菜腌上几天大缸。腌好的芥菜，菜疙瘩又嫩又脆，闻着有一股芥末油的辣味，吃着酸甜可口。芥菜汤酸中带甜，咸中含辣，是蒸花面栲栳菜的绝佳汤料。莜面吃饱了，再冲一碗莜莜面用过的蒸锅水来喝，只觉头上冒汗，口中留香，胃中舒坦，辣味穿肠。正所谓故乡人说的“原汤化原食”。

故乡的味道是甜的。泉水背的一眼清泉水是甜的，蒸莜面冒出来的香味是甜的，烤土豆的淀粉糊味是甜的，地里种的南瓜是甜的，炸油糕的胡麻油味是甜的……清甜清甜的泉水，滋润着家家户户的光景，滋润着父辈们辛勤耕耘的每一天，滋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家家户户煮莜面飘溢出来的味道是香的，中秋节用火炉烤月饼的味道是香的。甚至连村子里羊羹的味道也是香的。丑鬼爷爷牧羊的羊群，吃着山坡上的青草，喝着小泉沟里的泉水，羊羹里散发出的味道也是青草的香味。

村子里虽然养了群羊，但平时是吃不上羊肉的。只有等到中秋节或者春节，村里杀几只肥羊，每家每户分几斤羊肉。拌胡萝卜做馅儿，包了饺子，那个香就不必提了，香味扑鼻，满嘴流油。就是母亲包的羊肉饺子，惯坏了我的胃口。至今，我每逢吃饺子，就要吃羊肉萝卜馅儿饺子。吃完饺子，母亲还要将煮过萝卜馅的水熬成糖浆，用来蘸油糕。别提有多香了，一提就流口水。

故乡的味道是最香最美的味道，永远留在游子的记忆中。漂泊几十年，重回故乡，吃莜面，炸油糕，会友人，品陈麦酒，是最惬意的事。回到故乡，又能吃到南门坡上羊肉馆里最正宗的胡萝卜羊肉饺子，又能吃到宁武饭馆里蘸了



甲辰雄



一日之计在于晨



花好月圆人寿